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7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7 ·

哲學 · 宗教類

墨子集解

張純一註述

墨子辯經講疏

顧惕生著

上海書店

顧惕生著

墨子辯經講疏

2248732

至誠山人待刊書

校定等韻三書

中國聲韻學

古韻學

文章學綱要

心經講義

說文部首講疏

中庸鄭注講疏

論語講疏

至誠山人稿

中英對照
穆天子傳西征全解

中華民國文化史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五月初版

實價大洋二元五角

著作人 顧 惕 生

出版部 至誠山廬
南京雙龍巷
尖角營四號

發行所 至誠書店
南京雙龍巷
尖角營四號

印刷者 民生印書館
無錫光復路中
電話一一一二

代售處 南京商務印書館

上海作者書社

自序

余讀莊子天運篇。老聃有言曰：『禹之治天下，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則儒墨之由來遠矣！又讀呂覽博志順說諸篇。稱：『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又言：『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是以韓非論顯學，必詆儒墨。自漢訖唐，文人學士猶多儒墨並稱，臆列書證，可得數百事。然畢竟自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以來，儒以得君而獨昌，墨以失君而漸亡，不可掩之事實也。有明一代之刊刻墨子書者，必弁韓愈文於卷端，以避當世之攻擊。清中葉以還，學者稍稍治墨子書。德清俞曲園越先生曰：『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柏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此卽三墨相傳不同之本，而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此卽三墨相傳不同之本，而心以成書者乎？』孫詒讓墨子問語序余謂果由此說，則非儒上下兩篇，經上下兩篇，可證三墨皆非儒，皆誦墨經也。莊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癢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謬不同，相謂爲當作別墨。』此可證凡墨者，俱誦墨經，而相爲辯別其墨道之執正。經上篇九七章曰：『止，因以別道』是也。自晉郭象以來，誤解爲別派之墨者，則學古者之謬陋也。墨者既俱誦墨經，則經必自墨子始作之。蓋當時天下之言，有儒墨爭辯者，有楊墨爭辯者，墨子必自爲衛道而作之。後其徒墨者又據經以自相辯，非其本然也。晉魯勝墨辯注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

以立名。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刑名顯於世。此言不謬也；辯經卽墨經也。畢沅謂「惟經上經下疑翟自著。」余以韓非子內外儲六篇，有經有說而例之，則經上下四篇，當俱出一手。惟大取篇有曰：「子墨子曰：『諸聖人』」小取篇曰：「墨者有此。」當俱出墨徒所增益耳。然上古世界諸國通例，凡文字悉爲公物。故周季諸子亦各稱一家言，則辯經四篇爲墨家公物，不妨自墨子創之，而後其徒鉅子足成之，今其中孰爲墨子作，孰爲鉅子續，正無從分別，亦不必分別矣。

若夫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不辯，何也？」田鳩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爲之飾裝，從文衣之，腰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妻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而未可謂善賣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用字據晉家千里校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上左篇此楚王與田鳩之問答，所謂墨子言多不辯者，特不爲文辯耳。墨子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纓子。纓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此事正可互證。蓋古有文言，有質言，墨子特不爲文辭之辯。故墨子耕柱篇曰：「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此墨家之談辯，正卽質言之辯也。今存周季百家諸書俱在，惟墨子書樸實說理，古質易

曉，不似他家多有文采。尤以不似儒家爲最富於文采也。或謂尙賢尙同以下諸篇，爲說書科之說；經說上下大小取諸篇，爲談辯科之說；備城門以下諸篇，爲從事科之說。然余觀經上篇七二章曰：『說所以明也；』九三章曰：『超讀爲城員止也。』則是說書從事兩科既皆在辯經中，當亦俱誦墨經。蓋三科俱誦墨經，特其分工任事不同耳。且夫中國千年不改三角式之社會：一曰優閒安居之享福社會，可以道家老子代表之；二曰白面書生之做官社會，可以儒家孔子代表之；三曰面目黧黑之勞働社會，可以墨家墨子代表之。老子之學說以意勝，孔子之學說以情勝，墨子之學說以智勝。訖今五洲棟通，某國以國旗徧五洲，某國以娼妓徧五洲，而我國獨以苦力徧五洲著聞焉。是亦世界三角式之社會也。余哀夫我國勞働者之在祖國在世界所有三角式之社會中，均佔最大多數。假令墨子復生，此從事於勞働者，俱誦墨經，則何至若今日之蠢然無知，任人宰割哉？

然而辯經雖墨家公物，實亦周季一代思辯之公器也。墨子『好學而博不異，』可稱博極羣書，愛盡天下之人，而作辯經；故魯勝曰：『孟子非墨子，其辯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蓋老孔之徒，莊周孟軻荀卿反對墨子，而俱不能超逾墨子辯經之範圍。一方見其反對之無聊。又一方見辯經確足爲周季一代思辯之公器；凡欲攻破周季一代之學術者，必當首先攻破墨子辯經，不更可昭然大白於天下後世哉！莊生之言，不若司馬談韓愈之公允；姑弗深論。若儒家孟子離婁篇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五稱之。而墨子書中每言『無他故異物焉。』愈可見儒墨兩家，同爲心物一貫之哲者矣。

然而儒家理性不如墨家之發達，可取驗於辯經而斷言之也。辯經之開宗明義第一章曰：「故，即其理性最發達之顯徵也。」第二章曰：「體，以象體對舉爲倫列，亦非理性之最發達者不能行也。」更觀墨子全書篇次之排比，若軍陳然，有前茅焉，有中權焉，有後勁焉；而辯經卽爲其中權者也。經上篇以故開宗，經下篇以類發端。故也者，今邏輯之演繹推理 Deduction 及歸納推理 Induction 也；用以判斷是非，而佔有時間性者也。類也者，今邏輯之類比推理 Analogy 也；用以判斷然不然，而佔有空間性者也。是其囊括思想之原理原則，適盡而無餘也。若夫大取小取二篇，則辯經之敘篇也。大取者，取利天下也。小取者，取辯言辭也。古人著書，敘篇率以繁後也。管子白心篇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然則大取小取二篇命名之意義，當亦如是。正謂辯經之道，大取焉而大得福，小取焉而小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耳。故魯勝曰：「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豈虛語哉！

且夫人類者，感情動物也；理性動物也；政治動物也。故墨子辯經者，不獨爲周季一代思辯之公器，又且爲世界人類思辯之公器也。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淮南子汜論篇曰：「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然六藝百家同歸於治，不能徒恃感情之結合，尤必有賴於理性之發達也。理性之發達者，由有思辯也。今世學者稱邏輯 Logic 爲一切學之學 Science Of Sciences 者，正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一切皆有藉於邏輯之思辯，爲推進器也。於是爭遠崇希臘亞里氏多德 Aristotles 首著邏輯專書，兼及印度之因明學。余謂我國自有其邏輯之墨子辯經，足爲推進器。

惜乎沉淪千年，久廢而不用，以天閼吾民族理性之發達，皆反對墨子者之罪也。且希臘亞氏之生，在西紀前三八五年至三二二年之間；而我國墨子之生，約在西紀前四六八年至三七六年之間；詳余著莊子天下篇講疏末附歷年表則先亞氏將

近百年也。至於印度古因明，創自足目天尊，或曰無其人，則難詳矣。而新因明，爲釋迦牟尼佛滅後千年許之陳那、naga其人者所創。然則今日追溯世界諸國最古之邏輯寶典，仍莫有更古於我國墨子辯經也。而辯經之於知也，特設專章者四；最後一章曰：『知聞說親名實合爲。』是一知之概念 Concept 而包有七事焉。其聞說親三事，略當印度經更之因明三量；其名實合三事，略當歐西之三支論式；而爲即行也，則我中國人於知之特色也。然則墨子辯經足以該攝印度歐西之邏輯寶典而有餘也。要之，墨子辯經之於邏輯也，允爲我國上古之寶典，而又即世界最古之寶典也。此在今日，正應享有無上之光榮者也。然今我國人爭知治辯經矣！大率斷章取義，逞其爲談。甚乃任意竄改，不可爲訓。故余既取六篇而觀其會通，又求得明清兩朝十餘種刊本鈔本墨子，而是正文字，爲之講疏，費十餘年之搜索探索而成之。庶幾學者但觀吾書，旦暮可通千年難曉之墨辯，其爲樂當何如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五月武進顧惕生自序於南京之至誠山廬

魯勝墨辯注敘

晉書隱逸傳清乾隆四年校刊本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

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通志本名脫此字，必有形察形脫此字，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當作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鄒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與廢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護案：太平御覽十五，引王隱晉書曰：『魯勝字叔時，以歲日望氣，乃長嘆，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敬之，欲用之。』這二子喻意，遂不動。『其文與今晉書略同。夫自昔遯人伏羲，始名物蟲鳥獸。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逮禹主名山川，而儒墨並起。周季百家巨擘，孔子倡正名爲政。墨翟倡求名之實。近世西洋蒙亞利士多德辯學之遺澤，其文化乃宰制全球。則魯勝所謂：『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誠有味乎其言之哉！然細玩魯氏敘文，不出魏晉清談窠臼，其雜集刑名二篇，或與鍾會所作道書同類。且魯氏卒以隱逸獨善其身，大異乎墨氏之殺己以利天下。豈果明於小取而不明於大取乎？自余此書出，而墨氏大取小取之義蘊，如日中天。蓋辯經閤旨，無復有不發之隱矣。

例言

一 墨子辯經者，今存墨子書中之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也。乃世界最古之邏輯寶典，余書即爲發揚其偉大之價值而作。若夫墨經之名，最先見莊子天下篇。然經而墨之，顯出莊生門戶之見。抑曰墨經曰墨辯，皆便詞耳，非正名也。或疑辯經不類今邏輯專書，殊不知西方古代之邏輯專書，內容包有文法、話術、哲學、倫理、政治、法律等，正與辯經相類似，而奚獨致疑於辯經哉？且西方邏輯專書之入中國，始於明季之藻譯『辯學』一書，今人以古有名家，而謂之『名學』，日本又以我國恆言『論理』一語，影射『邏輯』之音，題曰論理學。要皆比於方言雅詁，不妨並存。學尙正名，附著於此。

二 余書總名曰墨子辯經講疏。但先講疏而研究者，一曰墨子辯經舊本校異。用今商務書館景印明嘉靖癸丑唐堯臣墨子刊本，即四部叢刊本，偏校明清兩朝十餘種刊本鈔本墨子，而摘註其異同。發見衆本，大概以道藏本爲祖本，而翻刻之際，互有校改。其校改之迹，尙可推尋也。二曰新考定墨子辯經旁行讀本，根余講疏，撰爲定本。離經辯志，肇見學記，引說就經，述自魯勝。但儒經篇章，詩書二經多有異同。書經分篇如馬鄭甘肅不同，詩經分章如毛鄭二家互異，而墨經依魯勝家法，天然不移。梁任公啓超墨經校釋，於經下篇乃引經就說，自違魯氏家法耳。後講疏而附錄者，則有墨學書目考，其中之墨子舊本考，上起漢志，下訖吳棫甫汝城點勘墨子讀本而止。若王壬秋閩運墨子注，曹鏡初端溪墨子箋等，概

摺不與於古本之列，則以其顛倒篇第，任意竄改，是烏可爲讀古書訓哉？至於著錄近人篇什，雖曰集思廣益，然要以墨子原文爲本矣。

三 余講疏雖用唐本，然兼採衆本之長，事取合理，觀疏自明也。辯經在墨子書中，本次於非儒篇之後，所以辯經中多有非儒之言。昔周公曰：『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黧黑，而不失其所。』荀子龜問篇

吾因恍悟於周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名，曰師以賢得民，曰儒以道得民。此儒墨之所以分途，而墨者鉅子孟勝謂求嚴師賢友良臣必於墨者乎？第讀尚書之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洪誥，康誥，酒誥，召誥，多士，多方，立政，文侯之命，及詩之天保，小明，文王，大明，旱麓，皇矣，假樂，蕩，抑，桑柔，雲漢，瞻卬，敬之，長發，殷武諸篇，則知詩書古訓，昭然詔人以『天命靡常』，『天難諶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而墨子書之親士，當染，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等篇，不皆從詩書古訓中來乎？若其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比於佛氏之無畏施，豈有二哉！且辯經極言工商富人，則又墨家強本節用，儒家不如也。然則尚賢非命者，墨氏之人定勝天也。樂天知命者，儒氏之天定勝人也。吾人生丁今日科學昌明之世界，烏得不伸墨而黜儒？彼莊生一概抹煞『儒墨之是非』，豈篤論哉？

四 辯經六篇一貫之大旨，余自序已言之。茲更伸論者，小取篇曰：『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是以其篇次有意義可說。經上篇以故開宗，以正告終。而經上之上，皆以名舉實之事，墨氏身任之所在也；經上之下，皆以辭抒意之事，天下歸墨之所在也。經下篇以類發端，以不文絕筆。大抵以說出故之事也。凡說在某之某如今法院判案之有訴訟標的然經下

墨子辯經講疏例言

四

或卽城章^{四一} 祭卽際章^{四八} 久卽灸章^{五〇} 支卽技章^{五八} 員卽圓章^{七〇} 立卽錄反卽叛工卽功章^{八三} 折卽誓尤卽訖章^八
逢卽蓬務卽葵章^〇 能卽熊章^{一四} 介卽邇章^{一五} 府卽腐章^{四三} 路卽露章^{四七} 春卽蠢章^{五〇} 章相卽想章^{五八} 段卽殿
五九之卽志也卽他弱卽溺尊卽擗栗卽深雍卽邈也卽她章^{大取} 辟卽臂危卽詭章^{小取} 昔人倡右聲之說此右聲者
皆卽初文矣。

八 辯經中多雙聲疊韻之通借字如低讀振章^二 一俱讀弭章^{一五} 謂讀涓彼讀非章^{二六} 廉讀親惟讀雖章^{一七} 謂讀爲

章^{二一} 商讀常章^{二二} 忻讀欣篇讀督章^{二九} 諸讀衆章^{三二} 萌讀氓章^{三四} 祭讀接章^{四八} 捷讀捷章^{五三} 謹讀貫章^{五九} 繼讀樞章^六

章^{六九} 渥讀熱章^{七七} 早讀爪臺讀讀得讀消實讀密章^{八五} 放讀旁福讀富良讀量適讀敵霍讀虎章^{八八} 傳讀

轉章^{九五} 糜讀靡章^二 氏讀是章^八 循讀盾遇讀恩沛讀柿章^{一〇} 地讀迤章^{一四} 北讀別臭讀庥長讀張章^{一五} 招讀超章^{一六}

午讀五章^{二一} 契讀挈薄讀溥施讀迤尺讀斥章^{二六} 據讀主惡讀烏章^{四二} 離讀麗章^{四三} 或讀惑章^{四五} 糜讀靡脾讀脾章^六

章^{五四} 住讀樹章^{六〇} 擔讀擔章^{六三} 剗讀梯臄讀樞章^{六八} 兵讀防章^{八一} 州讀祝章^{八二} 歌讀訶倫讀論顧讀賈舉

讀譽尙讀上臨讀諱鍾讀僅富讀福耐讀附請讀情右讀有拊讀撫牆讀稿忘讀安譽讀譽章^{大取} 舉讀謨章^{小取} 是也

九 辯經中又有變形字如侵變嫂章^九 祗變低章^{一二} 循變帽章^{一五} 涓變謂章^{一六} 俱變稂祗變祗章^{四六} 正變佑章^{五三} 祈

變誰章^{七五} 牆變牆章^{七五} 障變障章^{八〇} 茲變剗章^{八八} 輅變輅流變沅章^二 瘞變瘡章^{四六} 佞變住章^{六〇} 新變祈章^{六一} 九

變凡章^{六三} 梯變刺蝟變蝟章^{六八} 愛變帛章^{六九} 贏變臥章^{八一} 擊變瞞章^{大取} 是也此外尙有訛字有脫文皆讀辯經原文

而自見也。

十 姬漢儒先之通經典法，已有章句鄒儒，及訓詁通大義兩派。今宜並用，不待言也。墨子尚質實而黜文華，尤以辯經文字樣實說理，奧衍深折。世人溺於文華之詞，至不能通其句讀。余書惟於辯經舊本校異，存古真本，不加句讀。而於考定旁行讀本，既正訛衍，復加句讀。講疏則一依魯勝法，分章引說，就經標點句讀。開於經文，附加詮注。凡段借通用之字，注曰讀爲某；凡古今本同之字，注曰卽某字；凡訛字，注曰當作某；凡衍文脫文，亦一一註明。更有隨文訓釋，以與講疏相輔而行。庶幾無一字一義不可曉矣。蓋明其章句，識其難字，則奧義自開；乃讀一切古書法也。而余書卽善適用此法而已矣！

十一 清乾隆間，吾鄉先達孫淵如星衍先生爲鎮洋墨氏手定墨子校注，張皋文惠言先生復自寫定墨子經說解，繼之者有楊佩瑗、葆森、沈仲壺、馮鈞、張培風、煊三先生，各於墨經有注。蔣竹莊維喬先生又著楊墨哲學一書。是吾常州人之於墨氏，尤有緣也。余不敢忘桑梓之盛事，更總集瑞安孫氏以來之大成，破除一切治墨經者之疑難，不第讀吾書者，且暮可通千年難曉之墨經，其樂將無量也。抑且冀墨氏之學大昌，有以挽救祖國頹喪之人心，而馴致乎世界大同之邦治焉。

十二 余借校舊本，承張菊生、元濟、王獻唐、吳瞿安、梅三先生之賜最多，永銘勿忘。方今海內治墨學專家有張仲如、純一、伍百非、樊調甫、廷梅三先生，余皆心儀其人而不相識也。仲如先生年高德劭，著書多而刊布早，今歲邂逅

墨子辯經講疏例言

六

席次，談墨至歡。百非先生遽然深識，訪余敝廬，同深感佩。惟樂先生雲山非遙，苦岑之契，尙俟異日耳。

墨子辯經舊本校異

民國 武進 顧惕生著

校例

(一)唐本 亦曰唐刻本，今卽以商務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唐堯臣刊本爲正文，附校注各本異同文字。

(二)藏本 亦曰道藏本，商務書館影印明正統十年道藏本。

(三)翻縣本 明天啓元年，施全昌翻刻縣眇閣先秦諸子全編本。

(四)馬本 清康熙九年馬驥繹史卷一百三引墨子大取小取全文原刻本。

(五)畢本 亦曰畢校本，畢沅校注。清乾隆四十九年靈巖山館經訓堂叢書本。

(六)張本 亦曰張寫本，清乾隆五十七年張惠言手寫墨子經說解，宣統元年上海國粹學報館影印本。

(七)影吳鈔本 清嘉慶間，黃丕烈影寫明吳匏菴鈔墨子十五卷本。

(八)孫本 孫詒讓墨子閒詁，有定本聚珍本兩種，光緒二十年聚珍本。宣統二年重印定本。

以上八種，皆余直接所據校本也。